



## 食堂逸事一二

无 15 王琴

八十年代中早期时代没钱也无那么多馆子可下，饮食基本在家或食堂解决，食堂菜品没有太多花样却记忆深刻：饺子（6 分钱一两，可以倒出三钱猪油，是最省钱和补腻了油水的）、红烧排骨（4 毛，其实是炖腔骨，肉不少，要早去，不然就卖光了）、鱼香茄子（2 毛 5？忘了，甜甜的，有点油，很下饭）、炖白菜（1 毛，有肉汤的味道，应该带有很肥的肉馅，不然该会是寡淡寡淡的）。

虽在北方生活多年，但三岁半前南方的幼年生活使我固执地偏爱米饭。那个年代北方定量供给的粮票大部分是粗粮和面票，北京毕竟是首都，粗粮比重不大，记得那时每月 28 斤粮票里只有 7 斤是粗粮，米票好像也是 7 斤。

在清华我没为米票发愁主要是食堂的馒头实在蒸得好。中午 11 点下课时饥肠辘辘奔到食堂，那大屉上刚出锅的馒头热腾腾散发出麦香，先排队领一个边咬边再去排打菜的队，长长的队伍走得很快，待轮到打菜时这馒头已经吃得差不多了。原来空口吃馒头也是可以吃得这么香的。工作后天南海北，依旧固守偏嗜米饭的习惯，虽吃过见过很多种馒头，却大多数时候那馒头总在嘴里嚼来转去，不似清华食堂那馒头不受控似地自己溜下肚去。

那时候是在固定食堂用餐，天天是那几个师傅打菜，一来二去，对几个朝气蓬勃的年轻师傅记个脸熟。一天，突然发觉一个圆脸姑娘和一个高个的年轻师傅之间似乎……，虽然一个打菜，一个收菜票，没有肢体接触，没有双眸对视，我的直觉告诉我，他们之间有来电。那还是一个大学期间官方禁止谈恋爱的时代，他们俩偷偷地你瞟我一眼、我用余光注视你的微动作，让我倍觉有意思。接下来的几周，打菜时我拿眼光不断在他俩之间扫来扫去，漏出一丝笑意。圆脸姑娘先察觉到我的目光，脸红了，高个年轻师傅发觉她的神态有异，顺着她躲避相反方向也发现了我看他俩的神态，有点不好意思地板直身板，隐去脸上那甜蜜的笑容，仿佛想表示：我们没什么啊。哈哈，我也没说什么啊。遮遮掩掩几天后，他俩毅然大大方方地坦然对待我的眼神，弄得我反而显得狭起了。自此每回打饭，我都会冲他们微微一笑，认可他们是天合地造的一对，他俩也记住了我这个学生，饭勺格外地满一些。

大四暑期，老师联系到集体去外地实习的机会，我们班去上海无线电二厂，住在华东师范大学。早晚在学校食堂吃，中午在厂里食堂吃。上海用方屉蒸米饭，划成一块块，每份的量很均匀。师大的食堂和清华的差不多，菜量略小，价自然也低些。无线电二厂的食堂显得更为精细，一份菜的量也就不到清华食堂菜量的一半？估计厂里有补助，也更便宜，一份扣肉 1 毛（两片肉），1 份青菜 1 分钱，一碟一碟地事先分好，打菜时只管端出来。厂里的工人有打一份荤菜加一份素菜的，也有吃得精细的，只打半份荤菜加半份素菜，所以居然还有半分钱的菜票！大部分实习学生是要一荤一素，也够吃了，嗯……只是我们在学校习惯了一大勺扣进一大碗，这两片肉，感觉有点空落落的不习惯。我也尝试过荤素各半份，加上早晚亦无甚荤腥，确属减肥食量。一天，排队中听着前面同一个声音在点餐：一份扣肉、一份……、一份……、一份……，咣当，只听见打饭勺扔到菜盆里的声音，接着打菜大师傅愤愤道：“你是嫌我给的分量不够是吧？”排在后面的人看不见窗口发生了什么，顿一顿，立马从这段话中意识到是有个实习生一气点了四个菜，让大师傅感到愕然。显然这是一个北方籍学生，北方的粗犷与江浙的精细无意间发生碰撞，笑翻一波众人。

在校最后一年，市场经济已经开始活分许多，有食堂开始晚自习后卖宵夜，校园里也冒出私营小餐馆，小笼包格外受欢迎。之后离开清华，见识了其他地方形形色色的大食堂小食堂，但七食堂那软绵有滋味的白菜、圆润带弹性的热馒头却是我一生的翡翠白玉汤。三十年飞逝，已寻不到当年食堂那宽阔大厅的踪影，此食堂亦非彼食堂，在此轻轻地问一声：那一对恋人师傅，一切可安好？